

澳華新文苑

第1259期(A)

大筆如椽鑄華章

被譽為澳華文學重要奠基者、著作等身的何與懷，繼已先後出版二十多部各類書籍後，最近又要出版《懷抱同一個夢想——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我連夜拜讀了他收集在這本書稿中的十一篇文章，篇篇都是他嘔心瀝血的扛鼎之作。

何與懷對筆下的人物，抱同理心和共情心，寫得鮮活生動，有血有肉。掩卷沉思，腦中浮現的是一位八十多歲的長者，老當益壯，不墜青雲之志，揮如椽之筆，直筆記事論理抒情。

鞭撻假醜惡 頌揚真善美

在這本評論選集中，何與懷的開篇之作是《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圍繞張愛玲的重要著作《秧歌》和《赤地之戀》，其中有夏志清、劉再復之間的著名論爭，有學界獨行俠古遠清失敗的辯護，何與懷一錘定音：“反共”絕對不等於“反華”，而相反，正因為“愛華”，所以“反共”。所謂反共者，在意識形態上，無非就是追求自由民主，追求公平正義治人權，追求反映人性的普世價值；在文學領域，就是站在人道主義立場，揭露和鞭撻“假醜惡”，追求和頌揚“真善美”。

他秉筆直書，許多作家，只因忠於真實，忠於文學倫理，越來越為當今中國社會政治環境所不容；但在嚴酷現實壓迫之下卻也更清醒，更具獨立精神。

他痛心疾首指出，如果當前中國政治環境繼續惡化下去——看來在可見的未來幾乎是肯定的——中國文學命運堪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壇出現“重寫文學史”運動；今後不出幾年，一個“保衛文學”的呼籲可能不得不逆境怒發。對此，他憂心忡忡：“我是否杞人憂天？很可能我不幸言中了。”

因此，他喊出“保衛文學”的口號。

何與懷說，今天還要強調“保衛文學”，是相當令人悲哀的，或者說是悲壯

吧。但何與懷並不悲觀。他引用嚴歌苓的話：“最深的黑暗，就是在黎明之前。”“我不相信中國會一直這樣壞下去。”何與懷對此非常認同：“從長遠來說，我相信嚴歌苓的這個‘不相信’。”當然，“保衛文學”，任重道遠，需要許多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在《嚴歌苓：一位具有標杆性的文學人物》這篇文章中，何與懷指出，嚴歌苓就是這樣一位仁人志士。她的作品透過不同人物形象表現普世價值和悲憫情懷。“她不取媚或屈服於當權者，堅持說真話實話，不畏強權。她在成為中國當局打擊報復的受害者後，繼續堅持自由寫作精神和勇氣，實為獨立作家弘揚自由寫作精神的最新典範，令人倍感敬佩。”

其實，這又何嘗不是何與懷本人的寫照？！

政治一時 文學千秋

何與懷在《那一灣定格了的崇高的母體鄉愁——紀念余光中先生》一文中，特別強調了余光中的“六四情結”。

“媽媽我餓，但我吃不下！”這是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絕食靜坐學子們說的一句話。那時，不少人，一個有著正常情感的人，在電視上看到、聽到這句話時，都深深體會出絕食學子們生理需求與精神壓抑之間的深刻矛盾，感受到了他們精神上、心靈上的極度痛苦和酸楚，都被這句話的巨大感染力深深地震撼。

他說，這句話，有助人們記得三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發生過什麼事；也正是這句話，震撼了余光中，讓他寫出《媽媽，我餓了》這首也應該讓歷史銘記的詩章，以及他主編的詩集《我的心在天安門》。“可惜，余光中去世後，在數不清的悼念文章中，鮮有人談及。”

不管是人們故意忽略或真的視而不見，作為同樣有“六四情結”的何與懷，精準地抓住了這一點。

何與懷說，1989年春夏

之交，發生那場震撼神州大地乃至全球的慘烈事件。人們似解不解，有關當局為何懼怕直面那段歷史？這麼多年了，“六四之魂還沒有安息”，“這個歷史的傷口，一直在流血。”

他指出，多少年之後，余光中先生沒有忘記“六四”。2005年，他的《鄉愁》被當時的中國總理溫家寶訪美時引用，兩年之後，在臺灣學生紀念“六四”時，余光中再次朗誦《媽媽，我餓了》一詩，以表達他的哀思，表達他一直堅守的基本的信念——他雖然有妥協，但在他內心深處，他知道什麼是歷史的正義，他站在歷史正義的一邊。

何與懷在上述關於悼念余光中的撰文中，充分闡明他的“政治一時，文學千秋。文學價值是永恆的”的主張。

何與懷的“六四情結”，在書中最後一篇文章中也表露無遺。在這篇題為“懷抱同一個夢想：汶萊華文作家王昭英劉華源伉儷”的長達兩萬六千字的文章中，他指出，在幾十年業已過去的這些年裡，在汶萊這樣一個馬來伊斯蘭君主制國度，在世界這樣一個小小的角落，王昭英、劉華源這對夫妻深深的“六四”情結一點也沒有淡去。何與懷為他們的精神及勇氣肅然起敬。

懷抱同一夢想 共用文學時空

《共用文學時空——首屆全球華文作家世紀論壇紀念文集》收錄了“何與懷感言”，標題正是：“我們都懷抱同一個夢想”。

何與懷認為，作家作為一個“世俗”的人，應該有平常心也應該擁有積極的人生觀和廣闊的歷史哲學視野。“我們畢竟都在同一個世界懷抱同一個夢想”。

他發表《懷抱同一個夢想》，除了表達對劉華源、王昭英伉儷的悼念之情，也是對在世界各地堅守漢字江山、懷抱普世價值的知名或不知名的華文作家，“致以一個深深的敬禮”。

(未完)

曾慧燕

黃夜·東兒西兒塵凡兒

紅撲撲的臉蛋掛在森林的樹梢上
嘴角眉梢都是情
大把的時間都被上帝與蛇糾纏去了
這塵凡兒的誘惑如此嬌鮮欲滴
張望、張望、再張望直到確認沒有一個人影
終於就偷偷地咬了一口

剎那間蜜一樣的甜啊量子一般的穿越
一時的心花怒放就疊加了永世不得翻身
從此今生今世
此岸彼岸
悲歡、盈虧、生死就打開了
玻璃門、彈簧門、輪回之門

西兒從伊甸園掉到了塵凡兒
東兒從盤古開天、女媧補天再到後羿射日
終於在扶桑樹上搭建了昆侖、銀漢以及蓬
廬中原的場景
一個完美的
浪淘盡天下英雄的
敘述空間
從天仙配、白蛇傳到梁祝、花妖

從仙人、惡人到同窗、人妖
一路悲喜、盈虧一路姻緣配
曲曲哀婉首首生死配
好在西兒的神曲、十日談、羅密歐與萊麗
茶、羅馬假日
也是一樣的人間煙火

煙火雖好煙火總有蒸發日
就怕留下硬生生的石頭一枚
再到何時才可以被點石成金、化蝶成人
只有祈求曹雪芹的紅樓夢、司馬遷的紅與黑
縱使南柯一夢、縱使正負電子湮滅
也可以再割過人世間走一回

穿越山水、穿越人間冷暖一頁頁一把把歲月
縱使化作了山歌與腳齋、化作了天女散花
縱使風雨雷電草木榮枯
日子與日子的滋味只有共振的時候可以演
繹質能轉換的公式
燭是時恆恆的箭頭
生死又是流芳不凋的主題曲

郭生祥

淺談梁曉純的散文集《淡淡咖啡香》

初識梁曉純是在一次文學交流會上，這裡有悉尼多個文學協會的作家。文人相聚必有詩，以詩邀約必有酒，酒不醉人人自醉，搖頭晃腦之間那抑揚頓挫、帶著濃濃酒香的詩詞朗誦和浪漫抒情的歌聲隨風飄來讓人陶醉。我是喜歡喝酒的，三杯酒下肚就露出了真性情，不是扯著沙啞嗓子唱哪個悠悠的情啊，就是舒展腰肢跳起粗獷豪邁的蒙古舞，此時就拉住友人的手侃侃而談將好為人師的職業病一覽無餘。然而我卻對此渾然不覺，夫人於是悄悄提醒我，人家都是博士、碩士、作家，你怎麼一喝酒就把別人當成了你的學生。

此時我酒氣上頭開始又不知天高地厚了。我拉住梁曉純的手說道，後生可畏啊！此話是說給大家聽的，當然更是說給梁曉純的。在我的眼裡，全場這個彬彬有禮只露微笑而默默無言，踏實做事，寬厚待人的智者，才是我最為欣賞的。在我幾十年的寫作生涯中，看到過無數個作家的顛簸起伏，有些虎頭蛇尾而曇花一現，有些雖是勤奮可平淡無奇，而能夠堅持到最後多少有點成就的，一是要對文學有一種天賦的靈氣和癡迷，還要有一種鏗而不捨的精神。與梁曉純的短暫接觸，我覺得這個看似木訥的作家才是我最看重的。

梁曉純是悉尼雨軒詩社的社長，他從紐西蘭到澳大利亞和初闖澳洲的華人一樣洗過碗，打過雜，擺過地攤，他把這些坎坷的經歷轉化為文字，以詩歌和散文發表於國內外刊物和報紙上。他為人低調，從不炫耀自己，在我接觸的澳洲華人作家裡，是一個很有潛力的作家。

梁曉純的散文集《淡淡咖啡香》分為《多情應笑我》《心隨路轉》《光陰回眸》《生命之詠歎》和《文化家園》幾個部分。不論你讀他在生活中的寫人記事還是抒發情感，流覽他的行走旅遊還是指點江山，你會被那縱橫捭闔，博古通今的語言所吸引。散文為何而美，美在一個數字。因為散它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歷史哲

學，音樂體美，瀟灑自然、無所不能。為了表達感情的需要，為了營建一個生動雋永的意境空間，給讀者以真的體驗、善的感動及美的享受，我們在寫散文的時候一定要能放得開，收得攏。

讀梁曉純的散文除了享受其語言的美之外，取材廣泛自由，手法多變靈活，開合自如是其散文的一大特點，在這樣的散文中我們能夠獲取大量資訊，深刻體會到散文的美。《關於古代神仙的遐想》從莊子“大鵬展翅，扶搖直上九萬里的故事”講起，從三皇五帝到四川月亮灣農民燕道成和他兒子挖出世界文明遺址——三星堆。從外星人到蘇美爾人黑頭發人種，從大禹治水到希臘神話，讓我們看得目不暇接，卻美不勝收。《心靈的家園裡》談了他澳洲的生活經歷和眾多華人在異國他鄉的創業足跡，談了他回到從小生活的家鄉，突然覺得今非昔比，物是人非，自己已成了這裡的陌生人，於是有了感而發。在寫這些情景時，梁曉純不是拘泥於一事一物，而是讓自己的大腦隨著時空的變化而飛轉，從而讓讀者與他一起領略時代的變遷和物是人非。《珍愛那一汪澄淨的心湖》在寫自家門前小湖時，寫到了天津水上公園的湖、北京頤和園的湖、杭州的西子湖、奧克蘭的普普克湖，還有柳宗元《小石潭記》的湖和梭羅筆下的瓦爾登湖，從純淨的湖到污染的湖，有歷史到現實，從國外到國內，這樣寫珍愛那一汪澄淨的心湖就有意思的多了，帶動讀者也展開了想像的翅膀。《小院裡的大千世界》寫自家小院旁邊一片政府設置的自然保護區，寫小院裡的鳥，小院裡的花草樹木，寫小院的各種蟲時想起了十九世紀法國名著《昆蟲記》，由現實又想到了童年的趣事歡樂，從院裡寫到院外，從昨天寫到了明天，從地上寫到了天上，從今生又寫到了來世，“一個小院，一方演繹



趙乾和梁曉純的合照。

生死輪回的大千世界”。再例如，他的《秋日情歌》《神州隨想》《七裡的浪漫》《那年，下過一場雪》《重回帕迪市場》《忽如柳暗花明》等等，寫得都非常自由灑脫。

在各種文體中，只有散文可以這樣“縱橫一萬里，上下五千年”，這是散文的魅力所在，而要讓散文充分發揮它的優勢，寫作時就必須放開自己的手腳，不要有什麼條條框框。梁曉純能做到這一點與他平時喜愛讀書是分不開的，只有大量閱讀積累量變，才能促使理解能力質變，最終自然貫通。藝術功底愈厚，造詣愈高，技巧愈是純熟，寫作散文時愈能得心應手。

梁曉純散文另一特點就是它在很多散文中表現出來的藝術哲理品格。記得我在一次讀書會上曾聽梁曉純講了孔子、孟子和莊子，為他淵博的知識和深入的研究所驚歎。一個人所走過的路和所讀過的書，對一個人後期的寫作非常重要，我經常對學生說，書沒有白讀的，路沒有白走的，讀過的書和走過的路除了可以提升一個人的靈魂境界外，不論你以後寫小說、散文或詩歌，在你的筆下不知不覺中就會重現往日的時光。

梁曉純的《淡淡咖啡香》說得是自己品嚐咖啡的喜好，裡面卻通過“望山跑死馬”的人生經歷，感歎“人生即是一個不斷等待、不斷相遇、不斷錯失的過程，從幾秒幾分的短暫等待開始，之後便是幾天、幾月乃至幾年的期盼與展望，直到等來整個人生的完結。”“而那無可把握的時間飛逝(轉B版)



張愛玲兩部重要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我的心在天安門》